10025
102_02535

庚午十二月初●日

傳慶尚左道邊將取才時

大丘業武崔壽學庇

箭三中直赴殿試

事承傳

辛未三月十七

兵曹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二月十三日子鵬錫處承重文記

右文為立宗事凡家立宗莫大重事而余以累代奉　祀之家自長子夭折之後有意定嗣汨沒喪憾自甫遷延未果至今遭此死妄之厄未免配謫之禍暮境他鄉身病纏劇顧念身世不覺痛哭心上恨結不一而足而至於後嗣尤有所關心處也嗚呼亡子麟錫夫婦不幸相繼俱歿汝父痛結之情豈特哀死而已承重之子無后而死尤有所不能已者渠雖無子汝既有子則非不知以汝之子繼麟錫之後以承宗嫡而第念汝之四子長者尚乳汝父之病自知難醫則累代之　祀決難付之於嬰兒而迭遷之侵於余心有所感愴噫立後成宗雖是古今之常經而兄亡弟及抑亦凡家之通行則余之以汝為宗是乃人情之所不得已者也旣以歸宗於汝以汝為宗子汝其奉遵此意承我宗　祀以汝之第三子為亡子麟錫之後依次子例施行汝等兄弟知悉奉行幸甚

父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　[illegible]

門宗　三從弟幼學壽徵

筆執　女壻幼學李柱嵩

道光十年庚寅二月初旬蒼溪崔翊贊宅前吹文

右明文為卧牛事設矣身世崎窮丐乞他鄉

保命無路且有抱病父母至於凍餒命

右頃刻是白去乎人子之情不得不自去乎

身出居父母之面無居之來之為切右事

奴之身俊得年二十二己巳生奴身順儀年十七甲戌

生奴身梅順年十五甲子合三姊妹免価移徙

文肆於他為作為指用是者道成出生來出永之

作役之生業手業細標如左之字 [illegible]

[illegible]

奴申俊得

右掌

奴順儀

右掌

奴梅順

右掌

俊得父申景來

右掌

9934

完文

右為完減事崔翊賛墓直貳名段與他自別不可無軫念之道故減蠲身役使之守護為去乎凡干雜役切勿侵責為弥以此完文永久遵行向事

庚戌正月　日

府官　一

文崔鼎錫

義宅事惟我崔氏發於新羅
二千年久而不絶者蓋祖先積德而
中道尚武而已不顧儒術故父嘆其四
家之道勸故學勤夙夜所望要成
之志故等粗解章句誤入驕險之方備公
畎之田粗成石之穀好貨財思妻子踏
敬亲書冊自異義理都喪寧不寒心義
則不如尚武之為幸也茲將洞名之情百番
通能柔能強甫才先塋之傍別起書堂偃
義田宅書粮願須汝等力行學文立身揚
顯祖父母豈不大富大盛之北乎愚父所望雖或若
不可導行吾年老矣人間所存其能久乎父歸
順後生宅顧則可迎一年死也家道和順矣化之設
立之條都在面議之如何耳諸姪與立多意孰能
才思其可與不可察其含血不合未議施行也愚
父安料世萬代良善遺業也
右下甫才義田宅書堂有司仲子東崇崔生
嘉靖四年丙辰十月日

文崔

書吉

今以鄭亨弼等相訟事招致矣身乙仍于昨日入庭是乎
則　分付內以文字書吉公教是乎旨以真敢違　今不待已
君陳梗槩是白齊大槩訟非善事傳亦有云而不意今
者訟爭之端起於外裔至使本宗諸孫至此鴻洞之境
賂路所在不其痛且慨乎義田宅段矣身五代祖爲子孫
長遠之計解兆村沙於負寶才洞先塋之下別備田畓多數
排置名曰義田畓而欲搆書堂以長子爲山長即命鉉
之高祖也以仲子爲有司即矣身之高祖也五代祖設置
文跡宛如昨日是白乎旨同田畓乙甲戌量案時以五代祖
戶奴流達名懸錄是乎旨以其文跡昨日納上是白乎旨今
聞崔壽大招辭內矣家次加田畓乙渾稱以五代祖都數
田畓丙子和丙子未加舍前分執是將甲量時名其戶奴名以
懸錄是乎旨瞞告　官前爲有所不公不待不從實枚告是白齊
大槩矣身高祖母遺衿得及登科別得與買得田畓段
以高祖母新奴是在莫上乭卜等名甲戌量案懸錄而所
買名揀文記及高祖母遺衿得別得田畓文書一一傳來
是白乎旨五代祖元數田畓則甲量時未及區處乙仍于以
五代祖戶奴流達名沒數打量是遣矣高祖父兄弟
買得田畓則名以新奴名打量是齊命錫之高祖買得
田畓段以希同名懸錄是遣矣高祖買得田畓段以莫
上名懸錄是乎旨以瞞由從實書告爲只爲

官

己酉三月初七日化民崔昌錫

官

崔興源

已未三月 初三日 警閑文及拔粹時書

觀夫世家之所相望者有論報徐愈
泰鄭亨所訟案道秋決次上言爲有如字同名書及
後宗閥所此者等所以爲崔曹相之高祖當其析
產之日遺以某負田畓全數付別書在之臨終時云而先
無文書事實無數在時指稱鄭氏人如歟同系即
爲越云云先崔師傅及書先世之間十四世孫副
曹錫之高祖少愛在說四名中部長外有所同意
指此書所指世祖之一蔡師傅終身不離諸家所拔
是所又在義之宅遺屋者是如金泰亨所以傳鄭
氏人之五世孫鄭氏田民與內外諸族多執某之
遠崔曹相與其高祖之先崔師傅所明書財
利上歟數在父臨終時遺蔡師傅別給田畓而書
以衿身在之高祖雖追出先命而數分是中乃云有
說如恩祖會文書中所著署是遠義之宅元無是
如歟所執在祖會中以衿之田畓之所在之更
所和爭不爲侵傳祖之無頓忌之祖爲所在之所
曹相之言當時祖之蔡師傅之強分出賣第
第祖曹一事是出人家別得財產稱其所先
等所稱之間豈有如此稱指延間祖先強分一理
所爲之所牡丹盜賣當之決所恩背在父之命
而等爲第之田沈彼師傅去年代沈老牡丹
兵之黑爲所沈强蔭仕在寓爲時在所在
古之所知之尤豈有恩所以薄所之理等曹相之
誣毀師傅情所在爲是又其言曰在之高祖
通書之命直所之蔡所柿所著署蓋是在所之者
尤見其訐揭在祖也一直出在之書所同出
蔡所所先自寫給所著署以示事當在之說又爭

通書之命直以奏而柳不著署蓋是[illegible]
尤見其評揚[illegible]祖也[illegible]
[illegible]奏而初[illegible]自寫[illegible]
乃已[illegible]意[illegible]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等[illegible]可[illegible]
四[illegible]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崔曾相方[illegible]拔[illegible]庭以[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晓谕
[illegible]之[illegible]懷慚[illegible]不敢生之[illegible]毀傷祖更恣[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有一毫強爭之訟而知自服[illegible]教
[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理[illegible]秋[illegible]

乙未二月十[illegible]

永川居幼學徐念泰等

崇谷居幼學鄭[illegible]

大丘居幼學崔曾錫等

各人白等矣[illegible]田我相訟事良中徐念泰身段
營門曉諭戒飭之閑文如此豈不感服而既有[illegible]
子秋會文書[illegible]久書相訟[illegible]之言相[illegible]
鄭[illegible]身段[illegible]又如此何必更爭[illegible]
白[illegible]相訟[illegible]崔曾錫[illegible]身段[illegible]
起訟[illegible]徐念泰[illegible]訟[illegible]身不
[illegible]也是[illegible]
此豈有相訟之言[illegible]

[illegible]百[illegible]

永川居徐念泰年

白[illegible]身[illegible]知[illegible]祖財產[illegible]
[illegible]手[illegible]晓[illegible]下石郎感化[illegible]
[illegible]孫[illegible]
[illegible]財[illegible]
[illegible]木石豈石感動乎[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手[illegible]

康熙伍十柒年己亥正月二十三日崔[illegible]生員壽不忘記

右不忘記為卧乎雖是亥身族山是乃士大夫八義之後則勢
難任意乱纂於蜀局內是去乎等以店漢專賕法理妄生埋
寃之計是乎則崔生員主教即呈所去將以捏致官前為卧乎所
非但落詐丁寧恐有官責就卞除良永勿埋冤事兩洞內
合席於和成表納上是去乎日後良中內外子孫中宅火數
蜀局四族山是如若有八義之計是去等將出文告官痛治後
禁斷事

汝於里禹驗山
禹萬世
禹萬先
禹皇秉
禹二瑞
禹三童
朴日福
金貴上
公事員秋驗立
洞長崔戒上

111448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度 崔壽天 崔影錫 崔命錫

9663

原情

白等蓋聞訟者空惕而非和平之事則與他人相訟稍有知識者尚恥之而不爲況一家之間子世之人厥或有與外戚爭訟者亦或有與同宗相訟者矣爭者唾鄙之切痛之矣不意今者相訟之端出於矣等之族即崔壽大鄭亨鄭等是也亨鄭乃矣家外孫而以其曾祖母衿得未推之故起訟納招而辯語有逼於壽大之曾祖是遣壽大則稱以其曾祖之別得田畓乙丙子和會時毁分是如構誣矣等之曾祖是卧子所噫亨鄭段置以其外裔未詳外先久遠之事而只以傳聞耳熟之語別得則曰非真火案則曰盜出小無顧嫌殊涉悖妄是乎旂壽大段做出不根之言都執名衿之田畓而稱之以未推是遣元無別得之毁出而稱之以毁分誣辱旁親罔有紀極噫古語云鳳凰作鴟鴞之舞人或語人而聞者不信何哉以其鳳凰必不有鴟鴞之舞也狐狸作狐狸之舞人或語人而聞者不信何哉以其狐狸必不有狐狸之舞也矣等祖先無一分誤處之事而壽大之構毁若是則 明鑑之下必不信其言而固所痛惋者矣等曾祖於壽大之曾祖爲伯兄爲仲兄而壽大其曾祖之曾孫則其曾祖之伯仲兄假或有未盡底事是良置其在旁孫之道不敢輕按過度之說況矣等祖先處措之事小無疵瑕處乎矣等自聞此言以來不覺骨驚而心腐必伸究卞誣而後已否則何面目其將見先靈於地下乎矣等爲以乃者入庭口達則 分付內原情以納亦教是卧乎所矣等此乳非爲推其田畓也非爲貪其財利也爲卞其祖先之受誣則何必張皇多般之說話有若爭訟者然哉只操其事之大頭顱敢此仰陳伏惟不以凡例招辭視之而 特垂洞燭焉大槩矣等高祖田畓乙皆以詐達名買得而於甲戌量案當身衿得及買得田畓乙并以詐達名懸錄而於丙子和會矣等曾祖五男妹合席成文之記先頭有五度成置之語則各家必置各文而四

當身衿得及買得田畓乙并以遺達名懸錄而
於丙子和會矣等曾祖五媤妹合席成文ㅣ記
先頭有五度成置之語則各家必置各文而四
度段元無是遣一度段矣曾祖母以青嬪托於壽
大曾祖家是如可矣祖父成長之後曾祖母始爲
分契而分契之後壽大曾祖自其匡筍中出
給其一度文記而壽大曾祖自執其筆已成其
文而獨未着署則後子孫實未知其端倪是乎旀
且高祖在世之日矣曾祖兄等以下別給文記乙
皆以某負幾斗落載錄是乎矣至於壽大曾祖
別得只有某負之名而不論幾斗落之數且無文
記之現存則後子孫亦未知其由折是乎矣和會
文記此亦中有亂論安徐四字則後子孫安敢
容喙於其間是乎旀至於壽大之曾祖別得田
畓數分各衿之說千不近萬不近事段若真有別給
之事則豈有違其父命數其田畓而分於各衿之理乎
雖無識之家必無如此之事況當時此令見稱之家乎
又況其文記乙壽大之曾祖既已自筆若真有數分
之事則寧有自書其數分之理乎況且果爲數分
至於不着署之地則似可絶筆於數之ㅣ初而五媤
妹及梁南海并六衿及此亦中多般措語乙畢
書之後爲有不着署之理乎取見其亨弼壽大
處向目是乎則以遺達量付卑結不可以當此買
中有四十石然後可能如此數是卧乎所遺達名
量付田畓似不下百餘石落許則其結卜也豈
止於卑結而已乎此必舊量謄出之際或謄或未
謄之致是乎旀就使結卜止於卑結而四負中田畓只
爲二十石則亦豈有二十石田畓乙段數別給於一
末子而尺寸之土不給於諸子女之理是乎旀壽大
言內四負田畓盡數別得云者虛妄之迹自甫
綻露事後所謂四負蕓浦智妙廣石松亭也壽大
曾祖兄時別得既有廣石負是遣在京別給又有
廣石負則亦豈有一廣石負乙再給於一子前
後別給之理乎崔昌昭錫之高祖母李氏及其曾
祖別給又有蕓浦廣石智妙亦負則亦爲有三負
田畓既給於仲子婦及孫而臨終時又給於末子之
理是乎旀況又矣高祖祀位墓位亦以壽大之曾
祖慶臨終時別得云ㅣ是在智妙負松亭負蕓

祖別給又有從浦廣戶智妙亦負則亦爲有三負
田畓既給於仲子婦及孫而臨終時又給於末子之
理是乎旀況又矣高祖祀位墓位亦以壽大之曾
祖慶臨終時別得云云是在智妙負松亭負蔵
浦負載錄則亦爲有別給之田畓又載於祀位墓
位之理乎是如田畓多在於四負而前日各家別給之
外又有餘田畓故許與於壽大曾祖是遣許與之
外更有餘田畓故載錄於祀墓位是遣載錄之外又
有餘田畓故分於各家者較然可覩矣推
之以理則當初別得云者義於口而已非有文字
則不知其某負幾石落之數者因矣文記此亦中
只書負名不書斗數者蓋由於此是去乙壽大則不
察其四負之況稱不爲真的而其意以爲既四負
則四負之田畓我可都執敢以毁分之說譸張爲言
其爲計也非巧則拙是齊大凡有所言可折者
何則矣等高祖元數田畓更查量案果不過二
十石則二十石都給於末子實是理外夫然則二
十石別得云者乃是勒占之言也既無見在之文記
又無田畓之可據則別得北石之說有何別據證考處
是乎倫以和會文記此亦中四負之說觀之是良置
亦無斗數之載錄則萬無可證之地是去乎既無
據之文跡然後難以彼此之口達取證也明矣抑有
一說爲淺達名量付田畓一云云謄出而各家有文
記別給及祀墓位所付田畓乙準斗數計除之遣
和會各於所付十八石零乙亦爲依斗數除之後其餘田
畓或一二石或四五石多至二三十石落是良置指謂
之壽大之別得田畓亦或可也揆諸法理何必施行其無
文記別得推出其二十石乙一依壽大虛妄之言是遣其他
有文記別得及各於乙良歸之於無何有之地是乎於壽大
曾祖初非有意於都執田畓而然也筆執而既不着署則
似有難處之事乙仍于以待後日之和平處置而各家姑
爲不推其於付田畓是遣壽大曾祖亦姑仍執其各
於田畓莊每歲月因爲據執此非矣乎臆料之言也
乃次口傳之說是乎所壽大行事若無脊雉之自
鳴則都執其田畓一如前日而矣等之亦棄其田畓
亦如前日是去乙無倫之人出於今日欲誣旁祖而及誣
其曾祖噫壽大非但旁親之罪人抑其曾祖之罪
人非但其曾祖之罪人抑亦一家之罪人是齊矣等
誠不欲深究其事之顛末以瀆 仁化之聽是在
果噫壽大家其稱別得田畓之執持不敢議爲而
五於田畓乙沒數都執是遣非但此也祀墓位田畓亦
爲據執是遣亦特此矣高祖別置是在義田畓亦

本文抄

崔影錫所白

[illegible]

宮

更招

白等矣矜付當推之物已連四代未推者倘無爭
卞而自甫帰順則何必強辭不推以至今日也慮
有不義而後推執是乎等以有若等視而空弃
是如乎不意虛妄之誣慮及於既骨之先是乎
等以矣等不避相訟之嫌頃於呈狀中略陳其梗
槩是白遣原情内枚舉其顛末是如乎　明問又
下敢不仰達乎向日中府曰義田畓一節公即刻
現告亦教是卧乎所矣高祖為子孫學業之方

宮

崔壽天
崔昌錫
崔命錫

己酉六月　日

崔壽天矜田畓段數都執是遠非但此也祀墓位田畓亦
為五矜田畓已沒數都執是遠不特此也矣高祖別置是在義田畓亦
為合執是乎矣各家子孫或至五代或至四代而尚今
等棄者蓋有其由焉何者當初先等叔侄之間惟主和
睦矜視土田雖至疎遠亦繼祖先之志曾無推尋之事
而如此之由傳之已久聞之已飫矣今者壽天及出
數分之說遠以誣陷旁祖近以詬辱諸族不有餘力其
為罪惡在所難贖是乎所
羽翼之下窮查田案纖破其元無數分之實狀是乎則
同壽天誣陷旁祖虧損門户之罪自然綻露因
此而快雪祖先之恥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而未推
田畓段備或帰順則矣等何必強辭而不推也
哉伏乞　更加詳商為只為

[illegible]是白遣原情內枚舉其顛末是如乎　明問又
下敢不仰達乎問目中有曰義田畓一節此公即刻
現告亦教是卧乎所矣高祖爲子孫學業之方
優備田畓於甫才先塋之傍而名爲義田使矣
等曾祖九年差出任司迭相次知以爲講磨之資
是如乎甫才即汝於負而汝於負中矣高祖田
畓多在是乎則此非義田畓乎且其田畓已皆以矣
高祖戶奴德達名打量而曾無別給於子女處是
遣亦無分給於和會中是乎則此非別置其田畓
而歸屬於義田之意乎壽大家既無別侍給侍
之事而甫才先塋下田畓沒數執持者有何所
據是喻汝於負量付田畓已細細謄出查問時執
是乎則義田畓根因及壽大尚今橫執之跡自然綻
露俗不喻賜錫所納義田宅有司差帖指諸內
甫才先塋下優備田畓之由既如是分明是遣矣
曾祖義田宅山長差帖內辭意又如是明白是乎
兩度帖差一一取考教是乎則壽大鑄張說及構
誣之跡雖迹於明鑑之下是乎旅問目有曰壽
大曾祖驅入於偽造之科是如教是卧乎所矣等
實爲驚駭是去乎田畓之不推於四五代者是豈無
端越視而等棄也推出之際恐有觸諱之舉
累代稱完而尚無一言於田畓推尋是如乎意
外亨弼起訟而壽大之誣辱至此故矣等不得已爲
先下誣是去乎下誣之際自然語及於田畓是乎則
語及田畓之際或有所不得避嫌處邪此莫非
壽大之自取是去乎壽大若無誣陷傍祖之舉則
何必語及田畓而爲有不得避嫌處也且矣等呈
狀原情及亨弼累度招辭中皆以丙子和會擧論
安徐之說引以歸重則矣等之必欲歸重於丙
子文書而亦無語侵傍祖之意已於此可知是乎旅
矣等及亨弼前後招辭皆以衿侍未推云者不以
丙子文書歸重則何必曰衿侍未推也既以丙子

子文書而亦無語侵傍祖之意乙於此可知是乎旀矣等及亨鄕前後招辭皆以衿侍未推云者不以丙子文書帰重則何必曰衿侍未推也既以丙子文書帰重則矣等之奉先遺意似無失宜而向目內以典壽大無異等語下向教是卧乎所矣等之懶報當作如何況且矣高祖田畓乙既皆以流亡逮名打量而矣曾祖九弟別侍亦皆以逃逮名打量則逃逮名量付田畓乙沒數謄出而丙子和會文書中載録是在祀墓位除出教是遣各家衿付除出教是遣各家別侍除出教是遣義田畓除出教是乎則役此曲直一言可破是乎旀時執取考後逃逮名量付中田畓各家推去果准於丙子文書衿付數則矣等四媚妹家雖皆曰未推是乎乃俱是虛說是白遣各家時執果無於丙子文書衿付數則壽大雖曰已盡推去是乎乃亦帰虛說是乎旀向目中有曰亨鄕畢招後故等追後而發是何事體是如教是卧乎所矣等之本非有意於推田畓而不侍已爲先下誣之旀到此益明矣壽大若無構陷矣等既骨先之事而亦無矣等曾祖自己買侍横侵之事則矣等初何以逃逮莫上帝同三戶名田畓區別之意書告於頃日入下之時是乎旀抑何有原情更招構陷之理乎矣等絶不侍越視之意及矣先祖被誣之由更良 叅商教是後俾雪矣等之至寃極痛爲只爲

己酉六月二十四日

崔壽天
崔昌錫
崔命錫

宿

[illegible]

崔鼎錫鄭亨卿等同日

[illegible]

三度招　崔鼎錫崔命錫鄭亨卿等

仍等前後　問目下而復下矣等招辭納而又納如是者數則曲直類末業乙倒廩不必疊架是白在果大槩　城主教是以田畓二十石四十石之過不及爲彼此立落之斷案而鄭亨卿崔壽大兩度處各捧傳音教是臥乎等以矣等同田畓乙先考于田案後搜於時執者處一一考出是乎則四負田畓果至四十餘石零是乎等以後宗懸注以納而意謂此訟之決斷在此一款至寃之伸雪在此一節矣今者問目又下蓋問之乙詳而益求其詳之　盛意

決斷在此一款至寃之伸雪在此一節矣今者
向目又下蓋向之已詳而益求其詳之 盛意
也茲以逐條如左伏乞特垂曲察焉
一向目內崔昌錫段四負田畓全四斗石零是如懸注
以納爲弥壽大等段全三斗石十斗零是如懸注納
爲則乎所田案則不書斗數而乎文記則不書卜數
案雖的知其數而教是則乎所向目矣等所告中不
書全之一字於四十石之上而 向目中著加全字矣等
之惑滋甚是白齊大抵夏之爾石唐之租庸之石
皆以十五斗爲式而式至我東方自 國家而州縣
自州縣而閭里田畓斗數與穀數皆以十五斗作
石乃是古今不易之常典是乎等以矣等四斗石者
乃平四十石而平四十果非全三十乎例凡 官文書及
私家文書若有全平區別之規則矣等於全平
兩字中何不書之於石數之上乎茲故矣等家兩乎
和會文記中各家於滯田畓或有千斗者則書之
以千斗或有十五斗者則書之以一石是乎則此亦
明證處是白乎弥田案雖不書斗數而乎文記雖不
書卜數是乎乃斗數卜數詳載於時執各人等文
記已仍于矣等於各人等處考見其文記而斗數
幾何卜數幾何是如各處著押並只納上是乎
則夫焉有高其斗數之事乎壽大則必欲降其斗
數而既有(各人不)文記之昭載已仍于猶不能濫降其斗數
而略降厥數是遣又書全字以避四十石之說而欲爲
瞞欺之計意全三十石乃平四十而以平行用者今如
是古如是則真所謂以少錢遮目者也此則誠不
滿一噱而不歇多卞是白乎弥
一向目內如使崔昌錫之言而是則別給外餘田畓
分餘於各於中仰無毁今之迹是遣如使壽大之言而
是則其數可以充別特之數而亦可以充別特別指

滿一嚄而不歇多卞是白手称

一向目內如使崔昌鍚之言而是則別給外餘四當
分餘於各衿中仰無毁分之迹是遣如使壽大之言而
是則其數可以充別將之數而亦可以充況時別將於
四負中者而丙子於付仰不無虛疎難查之弊是置
兩指不翅矛盾則何所取信而決其立落亦教是則手
所憶壽大別將千石之說既無可據之文書亦無石數
之可據則其斗數渠亦何知假使依其言果有
千石之別將是良置如過千石則毁分之說自歸虛
套而壽大當伏誣偏之罪是如　官分付既是丁夢
是白手称況其況時別將者亦無斗數但四三負而三負
又非四負之三負也四負中一廣石負叅於三負中壽大而
以此一負盡充其兩度別將之數云者宗是千不近理
是白手所何者千石之別將元無可據而　官分
付既以四十石落為斷案四負斗數既至四十石有餘
則壽大又以況時別將欲為贅充其數夫然則
官分付若以五十石為斷案而四負斗數又至五十
石則壽大又添產其別將之數必至於五十石耶
若又以百石為斷案而四負斗數又至百石則壽大
又添產其別將之數而必至於百石耶噫壽大
家別將之數而必至於百石耶噫壽大
家別將之數若有文記之現存則其別將雖一二
石落渠不敢陞其斗數是遣其別將也雖石餘
石落此不可降其斗數而既無文字之現存斗數
之昭載仍于壽大別將之數出於口而無家初至千石
之多今欲罕石之充向所謂千不近理者非耶又有明
證大頭臚伯仲家別將皆不過六七斗則至於壽大
家別給廣有二十石四十石之多乎壽大別將之說無
文可據無言可執無異於捉風捕影隨其所欲而
衍斗數所謂遁辭知其所窮者此也　官少

諸大別朋伯仲家別將皆不過六七斗則至於壽夭
家別給麥有二十石四十石之多乎壽夭別將之說無
文可據無言可執無異於捉風捕影隨其所欲而
衍斗數所謂遁辭知其所窮者此也自　官少
已識破其壽夭節節無據之狀而　下問每如是
申申若是乎　問之已詳而益求其詳也

一問目中祀墓位與於付則追錄於丙子和會時是在果
至於各家別將已在量前則主在世之日則至甲戌打
量時何不以各家奴名懸錄而必以注叱達名懸錄乎
亨鄉常以注叱達為各家都量奴則何可捨其打量方
衍之自己奴而錄之於各家都量奴乎此一節斯速視告
亦教是如乎所雖曰各家別將是良置將之於元財主
而有異於自己買將是遣甲量時乃未分於前而都
數田畓皆以注叱達量付已仍于別將田畓段置亦以注叱
達量付者斷然無疑是乎亦況其別將或為推尋於量
後或至今尚有未推者又有明證之大爾節是乎所各
家別將已得之物是如若以自己買奴打量則壽夭
家兄時別將及在京別將田畓何不以其自己量奴
玉紀名量付而亦錄之以注叱達乎又況各家別將皆以注叱
達名量付則注叱達為元財主元奴之的宗據此尤驗
是乎孫矣等為曰納招以注叱達都量之由勤告是曰乎
則此一節今無別揀視告之端是曰乎孫

一問目中前所謂丙子於付中四負分錄之外他負田畓
亦皆注叱達名付耶此亦視告亦教是卧乎所四負之外
雖他負田畓為祖先田畓者則何者亦注叱達名付乎
以此之故前此累度原情詳陳都量奴之由是曰乎孫
向日謄納田案上推未推處已各其田庫上皆已付標
以納是曰乎孫

一問目中亨鄉以希同等名付為其自買是置沒於
負祀位九斗落以希同名懸錄者何意是孫壽夭
招內又曰其祖兄時別將田連墳之地有祀位二十
斗落而以希同名懸錄云則以希同量付謂皆自

一同日中各於所付頗有推賣者則今此懸注中何者
舉論是々偷並為斯速視告示教是以予所各於
所付々推賣数處段田已懸注以納是遣追後
負兆位九斗落以希同名懸錄者何意是弥壽大
指内又曰其祖兄時別得田連境之地有兆位二十
斗落而以希同名懸錄云則以希同量付謂皆自
買云者無乃謬戾乎此亦明白視告示教是即予所兆
位九斗落庫果在於汝於負非子峴則非子峴乃汝於
負西邊解西部連境之地而法達量付是遣希同
名所買當三斗落段伏在於汝於負東邊慶山接畧
之地而希同名量付是如乎和會文書中許多田畓皆
以其負泛書是乎矣此九斗落段獨以非子峴書填是乎
所一負也而有非子峴之區別為遣又有東西之迥絶
為遣斗數有九斗三斗之別是遣卜數有十餘卜卅
餘卜之別是乎則兆位之不以希同量付田畓也明若
觀火是乎旂此九斗畓乙宗孫崔流宗々祖父推賣
是乎矣賣之已久人已云亡仍于未詳其畓庫亦未
詳其時執而向者田畓推未推懸注之際未及
搜知謄納是如可今已推見其時執者文記則汝
於負非子峴下兆位畓乙去甲宗年良中果為推
賣乙仍于同畓庫面数卜数及時執人乙今為後
錄納上為白乎弥噫一負内買得三斗畓乙必以希同量付
為遣兆位九斗畓必以法達量付者乃是分明區別
之事則於此益可驗法達為都量奴之的宗而希
同之為自己買得戶奴是白乎弥且凡兆位田二十斗落
伏在於務浦負而壽大當祖兄時別得田元無於務
浦負則渠矣所孫連境之地者指何處是々偷法
達名付田畓接畧之地希同名買得之田不止於二十
斗落一處是乎旂兆位二十斗落乃法達量付而尚未
推尋乙仍于亦乙付標於田案謄書上是白乎旂

一向目中名於所付頗有推賣者則今此懸注中何不
舉論是只喻並爲斯速視告示教是以予所各於
所付之推賣數處段畓已懸注以納是遣追後
更考則又有鄭亨鄭家推賣三庫已仍予而爲
是百數後錄納上爲白乎旨
一向目中丙子於付孔位田畓庫已懸主以納示教是
卧乎所其中某田孔位某畓於付表已流傳之地則
既已懸主納上是乎乃多數久遠田畓已今此後生其
何以一一的指庫已而懸主以納乎此則遠達量付田
畓並只打筭區分則可知其某田入於某處某畓入
於某於是白齊推在
公正處決是白乎旨大
縣前此鄭亨鄭處向目內白有一言可蔽者
亨鄭前指有田外高祖田畓百餘石落云而及考
遠達量付只是三十結也以此謂之百餘石落是旨
百餘石土地其可懲出於三十結之中云教是乎
所今考田案則卜數至於平餘結而田畓斗數百
有餘石是乎旨四負田畓段置四十石有餘是乎則
當初元無數分之事而壽大誣陷旁祖之逆既畫
綜露是乎旨其逆既露則更加好謀欲以全字編
其四十石之數又以況時別將混同於末終別將欲
充四十石之數是卧乎所前日向目中所云十八石十
三斗乃平也非全也而以
國典凡於石數以平
施行則四十石本數陞不將降不將是乎旨所謂
臨終時別將者防浦負廣石負智妙負松亭
負四負也所謂況時別將者楊內負廣石負上香
負三負也若如壽大之言則四負之外又移添況
時別將之諸負必充厥數而後已耶毀今與召
惟在於二十石之過不及是遣追不及之所爭不出

充四十石之數是所字所前日　　向目中所云十八石十
三斗乃平也非全也而況　　國典凡於石數以平
施行則四十石本數陞不得降不得是乎旂所謂
臨終時別得者為浦負廣石負智妙負松亭
負四負也所謂況時別得者擅內負廣石負上香
負三負也若如壽大之言則四負之外又移添況
時別得之諸負必充厥數而後已耶毀今與召
惟在於二十石之過不及是遣過不及之所爭不出
於四負中而前後　　向目以是為決訟之肯綮是
白乎則噫寸雲雖欲點日其能蔽其明乎矣等
所恃者　　城主神明之鑑必不蔽於大奸之眩
也更伏乞　　剛明焉中正焉處決此訟亟正壽夭
誣陷旁祖之冤是遣以雪矣等祖先被誣之究
為只為

白

白

白

己酉七月二十　日

後解北村汝於負取字六十七一等畓拾斗負　旧注此達　今郭斗柄
六十八二等畓肆負柒束　旧注此達　今鄭以世
六十九一等畓貳斗壹負　旧注此達　今金起福
玖斗落買於崔瀛宗家
解西部北坪負荒字三四等畓柒負玖束　旧注此達　今丁汝興
四四等畓拾伍負　旧注此達　今徐德鍾
玖斗落買於鄭亨彬家
上番負肆字四二等畓拾伍負陸束　旧注此達　今孫永孝
貳斗落買於鄭亨彬家